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五十一回 阿諾享現成財產 大神送麒麟佳兒

話說尼總持聽得李大老被劫之日於靜定之初，依仙官之言，乃念了一聲梵語，忽然光中現出一宗文卷。到他目裡看了，便知盜劫金寶，終還了他祖先占奪之族。此乃對症藥石。這果報根因，毫釐不差。若不是原歸了他這種根因，便還有鼠精雁怪之報。所以尼總持見了誅心冊籍，便有這誅心之論。李老解救後患，全在於此。卻是甚麼對症藥石？且說這盜乃是村中那幾個豪俠惡少。只因李阿諾良善貧苦，屢求李老助濟，李老堅執不肯，又且盤算生利，刻薄成家，親友憎嫌，奴僕埋怨，故此起了這番劫掠。幾個惡少得了金寶不分，乃托了一個豪俠，帶這金寶逃出遠村，買田治地，立起一個家私。約有數月，豪俠乃設備酒席，邀請田鄰地友，坐間說道：「小子原係某村人，弟兄兩個共承父遺田產、金寶。某弟在家守著田產，小子攜著金寶出外經營。想起經營，不如治產，故此治了這些薄業在此。原與我弟相約，輪流彼此，互更管理。今小子在此數月，想弟尚無妻室，株守家園，不知外方風景。我意欲與田鄰地友結一婚姻。若有女未適人者，願將舍弟送為門婿。這治的田莊，料可供以資生。」當時田鄰中就有一人道：「小子家有一女，一向未婚，今已二十五歲，不知令弟可配得？」豪俠道：「舍弟三十之年，正宜匹配，當煩地友為媒，聘定五禮俱備。」豪俠又招得奴僕幾人，俱各吩咐停當，乃回鄉村，把這事情盡與舊伙說知，卻到李阿諾家來，只見阿諾困守在家，毫無怨族之言。豪俠乃說道：「足下困苦至此，何不在外投托人家，做個門婿，以過日子。」阿諾笑道：「小子家無立錫，囊無半釐，誰家贅我？」豪俠道：「小子正為此事來講。我見足下少年老成，謙厚守份。今有遠村一個富戶，有一女長成，意欲招贅個老成女婿，盡有些陪嫁妝奩，已薦了足下。若是足下肯成這個親事，小子便是個媒人。」阿諾笑道：「可知甚好，只恐無此事理。」豪俠道：「我已說明而來，只要擇個良辰，足下辭了親鄰，不必說去為婿，只說出外謀求些生理。」阿諾大喜信實，便擇日辭別親鄰說：「在家沒些道路，今且出外謀些生理。」親鄰聽了，也有笑的，說道：「一個貧漢，性又愚拙，求甚生理？」也有信的，說道：「貧守在家，倒不如出外尋個頭路。」可歎人情薄惡，若是個富貴人出外，送行饋贐的親鄰也不知多少，一個貧漢出外，問也沒一個人問，禮也沒一個人送。這阿諾隨身打扮，行李哪有半分？都是豪俠與他治備，並無一人知道，悄悄離了家門，來到十里林中。只見一個村鄉酒肆，酒帘高掛，豪俠看那酒肆：冷冷清清竹籬茅舍，靜僻僻村店酒家。客不來，主不辨，犬也不吠；煙不出，火不入，肴也無些。但只見四座空閒，塵灰滿案；當壚閒坐，與酒保敘話嗑牙。

豪俠見酒肆靜悄無人，乃邀阿諾到得屋內，坐在個空座上。叫了半日，釀了一壺不冷不熱酒來，鋪上兩碟隔年經歲的小菜。豪俠豈是不去高樓美館？只因靜僻，好與阿諾說這一番情話。二人坐下，豪俠乃釀了一杯淡酒，悄悄的說道：「阿諾足下，事不說明，你卻怎知？今我約你出外，只因你族李老刻薄。我輩久聞他祖上與你祖分析家產，倚強佔奪，今他積有富饒，你獨貧困。聞知你屢屢求助，他分毫不肯，因此我等起了一個義舉，湊了幾貫錢鈔，托我小子在外，一則經營些利鈔，一則擇便宜田產，治辦些家私，今在遠村，又行了聘，定一個女子與足下，成一房妻室。如今你到那裡，只說是我兄弟，一向受分田產，在家管理，原約半載與我更番掌管。」李阿諾聽了這話，宛如醉夢，想道：「向來也如此，一班豪俠少年，義氣結納，救人之急，濟人之難，但我何人，有何才藝，他們相待如此！」只得滿口應承道：「承君周愛至此，有何德能，敢當其愛？」當下二人還了酒鈔，直到村間。果然親鄰來接，奴僕歡迎。豪俠把田產文契錢鈔帳目，一一交與阿諾，又叫奴僕見了二主人。只見吉日，村鄰抬了個女兒，過門與阿諾成親。三朝畢日，豪俠辭去，阿諾只得備辦酒席餞行，遠送幾里。阿諾終是心疑，看著豪俠說道：「某自揣度與兄長何緣何德，當此厚愛？然心竊疑，實不自安。或者兄長有甚見托死生之處，願兄長明言，不然使小子終身不得明白。」豪俠聽了怒色起來，道：「現成家私、妻室、僕從都讓了你，又沒甚生死相托，只為你家有不義宗族，叫你這良善受屈吃貧，故做此一番事情，你疑的也是無因而至。匹夫仗劍，我實與你說罷，只要你謹慎受用。」乃於袖中取出一個封袋兒，內有一簡帖，叫阿諾回家自看，當時兩相分袂而別。阿諾哪裡等得回家拆封，隨望豪俠去遠，乃於靜樹林中拆開封袋，乃是一帖，上有四句五言說道：

義氣為伊發，金貲有自來。

臭名甘柳陌，總是族家財。

阿諾看了，驚汗浹背道：「呀！原來族老被劫，乃是這一伙惡少。雖然你是義氣豪俠做出來，你哪知蹈了國法不赦之條，陷了貧人不義之罪，此事如何做得！我如今欲出首，則傷了義氣之人；欲安受，則恐惹出滔天之禍；欲逃而棄去，又坑了人家女子，帶累奴僕受罪。」千思萬想，到了家中，坐臥也不安。無可奈何，只得暫享現成財產。此便是李大老對症藥石。卻又怪李大老非心悅而誠服，把金寶助濟貧族，卻是豪俠輩劫奪出來的。他這一種怨恨心，終是那鼠齧貓脛報應，在那奴僕欺弱主。後來李大老物故，三子幼而受僕欺，僕欺主而報應又最大。此在祖師離庵東行之後也，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牝雞陰畜也，雄雞陽畜也。雄雞半夜子時，陰氣消，陽氣發生。就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以類相感，故此公雞於陽生啼鳴。豈有公雞不叫，母雞早鳴？人家母雞晚啼早叫，智者就指為陰氣太盛，主陰人旺相。不知的，便把它為作怪，殺而食之。還有公雞生類，母雞一時啼鳴，人不能知也，疑而殺之。可歎雞雖籠中物，憑人宰殺。只是偶以生相，適遇必然之叫，遂遭刀釜。仁人也當存一個不忍之心，造一時活生之福。卻說這海潮庵後，有一個人姓張名朵，娶了一個妻室，喚做花娘。夫妻兩個耕種為生，侍奉一個繼母。張朵倒也孝順，每每繼母要衣要食，張朵一一奉承。這花娘雖是面奉，心裡卻有幾分不悅。一日，繼母要一件衣穿，張朵一時錢鈔不便，口雖應，卻遲了數日。繼母便怪怒起來，惡言惡語咒罵他夫妻兩個。張朵聽知，忙忙雙膝跪在母前，說道：「兒知母要衣，豈敢不買，只因連日手內無鈔，故此遲延了幾日。自知不孝之罪，願母明明杖責，以消嗔怒之氣。我想父去母存，守一日之節，即靠子一日之養。老人家，使你氣惱在胸，兒罪怎解也？」繼母見了冷笑道：「你是肯買的，只是聽了花娘言語，故此遲延。」張朵答道：「並無聽信花娘等情。」只這一句答應，便把那孝道減了幾分。當時張朵只該聽母要衣，便去買做。一時無鈔，明告之母。只待母怒罵之時，方才跪稟，且母怨媳言，平日也該察妻不孝處，輕則稟母責罰，重則割恩離異，豈有為妻迴護之理？只因這一迴護，就見其平日雖是不聽，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處。姑媳少有閒言「古怪，古怪」，家道偏生不濟，遲了幾日，衣服雖買了布帛，做就奉母，只是母心終是不悅。

一日，張朵見耕種艱難，日食窘乏。這花娘咕咕噥噥，怨貧道苦，張朵心焦。一日，聽得空屋中有人說話，張朵疑有賊人，急走去看，只見兩個黑影子似人形，閃爍不見。遂疑惑，懷著鬼胎，乃與母計議，遷移到個南北交通的地方，安歇往來客商。這個生意，也只淡薄度日。但說人家親母見了淡薄，便百凡省儉，便是忍饑受餓也無怨言。就見有一等惡狠的親娘，好吃好穿的婦人，見親生子媳艱難，也存個哀憐之意。只有這繼母，他既與子媳隔著一個肚皮，便就有三分異念。有一等賢德的，不好穿吃，存心仁厚，念後夫之子即係親生，更加疼熱。不幸寡居，便隨著子媳，濃淡度活。卻有一等不賢的，不是又思別嫁，便是勒叨子媳，將沒作有，吵鄰聒噪。世間男子漢，或中年或老年，既有子媳，不幸喪了妻室，只當忍守鰥居，萬萬不可再續繼室。這繼妻便是賢，能有幾個兩相偕老？或是生了子女，他便有前妻後妻，親疏相待。或是喪了一個，又嫁一個，空惹了一場笑話，留與兒女們率個頭轉。且是這不守夫節小婦人，喪了丈夫，便聽信媒婆，晚嫁一個後夫。寧有幾個好男子漢，家私豐盛，人物情性過似前夫，得終身倚靠？有一等最苦的事，是不死守婦道，要去嫁人。說起這苦有幾句：

真可笑，婦人不知守節操。喪了前夫嫁後夫，幾般苦惱向誰告？非親兒，幾人孝？不賢媳婦情偏拗。奴僕都是先進門，能有幾個聽使叫？有私囊，多寶鈔，大大小小還歡樂。若是無依投托人，妝奩衣飾沒一套。伸手縮腳面羞，再加後夫無才貌。進門兩日過三朝，哭又難哭笑難笑。親戚鄰舍背後談，精精話苦這再醜。

卻說張朵繼母也只因喪了前夫，晚嫁張朵之父，不幸又喪，靠著張朵雖然賢孝，無乃媳婦性情，張朵不能鈐制，過惡雖是婦人

罪，卻坐于家主。一日炎天，母思冰水。張朶向山後一座小神廟前一個清水池中，取水供母。適遇著小神在廟檢察這一坊的善惡人戶，有鬼判進卷文冊。小神展冊一一看閱，注著張朶孝母，只不該縱容悍婦，與他迴護欺母。看了這卷，欲要獎賞他孝，卻又有這一宗過失。欲要加罰於他，卻又難沒了這孝。正向鬼判躊躇，只聽得空中鼓樂，又見彩幡迎送麒麟佳兒。小神飛步到堂，一則看是何神，以便迎接；一則探聽，送子何處去的。小神抬頭一望，乃是送生大神，便問：「上神，送麒麟佳兒何家何人？」大神道：「今有下方三義港中一個義婦，立心忠節。」大神說道：「這三義港有個元鄉尊，只因六十尚未生子，娶了三五寵妾，個個不育。這元老因見年衰，多娶人家女婦在身，終是都有個出頭的日子，卻叫她守著個老漢。雖然衣帛珍饈，未必不抱著少年情性，恐她動這心思，一時難過。乃乘閒暇，大小都在面前，鄉老乃發一句說話道：『你眾妾，我當初只為未生子，今年娶一人，明歲娶一人，不意數年來，娶了你們幾個，卻日久俱各不育，女兒也不孕一個。我想你們青春年少，終日陪伴著我老漢，終有個出頭日子，不如乘我尚在，撿點些妝奩，嫁個人家，一夫一妻，也免得後來忙蹙蹙，尋覓頭路。』當時眾妾個個不語，也有心內喜的，巴不得當晚就出門；也有想才貌，如那個那個的，暗想道：『嫁這樣的，就好了。』也有思量的，道：『便嫁個窮漢，也是一對夫妻，勝似而今豐衣足食，穿綾著錦。』眾雖不語，卻便個個動心。只有一個小妾，名叫賽蓮。這女子情性夙純，每常在眾妾之中，不爭寵，不妒人，敬嫡愛婢，等閒也不出閨閣。她聽了元鄉老這一句話，便悲哀情切。回到房中，不通婢女們知，點一炷香，望空拜了幾拜，說道：『我也是生來一個女流，不幸父母貧寒，把我賣與人家做妾。既已做妾，雖是個老漢丈夫，也是隨他一場，如何又去嫁人？只願得老丈夫壽算綿長。縱有差池，決無改嫁之理。』說罷，袖中拿出一把剪子來。」卻是何用，下回自曉。